



射雕英雄传

央视2002年开年扛鼎之作

高 锋

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天下粮仓

高 锋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下粮仓/高锋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1. 12
ISBN 7-5063-2249-8

I. 天… II. 高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-中国-当代
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9477 号

天下粮仓

作者: 高 锋

特约编辑: 俞胜利 李森祥

责任编辑: 姜 琳

版式设计: 英 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595 千

印张: 20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60000

版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249-8/I·2233

定价: 2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——关于《天下粮仓》

俞胜利

江南出才子。

江南才子就如同江南美女一样众多而驰名。

千百年来，江南诗人、名士，风骚无数，词章浩瀚，多领文化之先。

但在我的阅读视野里，江南才子的文风大多偏软，是江南水乡那丰腴的滋润和吴侬软语使我产生了偏见？

高峰突然就冒出来了。

高峰是捧着他沉甸甸的《天下粮仓》冒出来的。

这个汉子是以他硬朗的文风和硬朗的故事情节（有这么比喻的吗？）吸引我的。他的文风一扫当下江南才子们的阴柔之气。在这之前，他应算“无名之辈”。

那是在三年前的一次会议上，当年以发表《小学教师》而出名的作家李森祥兄前来看我，品茶间，他与我谈了《天下粮仓》的一个细

节，就是“筷子插粥”那个细节。那天，森祥兄大概是喝了点酒，或许是酒精燃烧的缘故，他赤红着脸，把这个细节讲得激情澎湃。我当晚没喝酒，原本该是理智的，但却被这个细节撞击得泪水滚滚，震撼力之强难于言表。我当时就表示，我们央视愿意介入这个剧，并表示一定在全国范围内遴选最优秀、最有激情、最具使命感的导演来完成这个剧。于是，我找了吴子牛。

近几年，我常在文学、影视界谈到，我们现在许多剧本、小说创作中一个突出的弱点：情节细节不能独到、鲜活，似曾相识，过于平庸。而《天下粮仓》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最为突出。它是用独到鲜活的细节，把人物、把事件、把故事推向了极致的。

我跟人谈，高锋是将这一点吃得最透，运用得最到位、最精彩的作家之一。

比如，《天下粮仓》里一个蒙冤多年的老臣，刚刚咽气，新帝的平反诏书，也随着送到狱中。人们遗憾之极，于是那送旨大臣就叫人扶着死尸跪下，含泪向其宣读圣旨。

向跪着的死尸宣读圣旨，情节闻所未闻，不可谓不独到。

此情节将死者生者的企盼、遗憾和哀痛渲染到了极点。

可想而知，这样的情节对读者会是怎样的撞击与震撼。

《天下粮仓》是厚重的。就题材来说，“民以食为天”这一主题，这个关乎于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永远是个不敢轻松的话题。作者也同时阐明和揭示了“官以民为本”这个天下父母官们须臾不能小视的责任。

《天下粮仓》是粗犷、硬朗的。其故事、情节、人物、对白，见不到半点矫情、嗲气、缠绵。通篇焕发着大气与阳刚。

《天下粮仓》也不乏聪灵。主人公米河的第一次出场尤其别致：这一日傍晚，京官米汝成的窗前落下一只鸽子，这是他浙江老宅的灰鸽。他命婢女柳含月取下绑在鸽子腿上的纸条，纸条中尚无一字，只画了一个梯子，米汝成明白了，这是被关在楼上读了三年书的儿子实

在忍不住了，要下来的意思。米汝成是不容许儿子下楼的，为了让儿子专心读书，三年前，他就让家人把梯子锯断了。

这是何等别致和空灵之笔，来信无字，只画了一个梯子，足以让读者觉得来信之人又奇又怪，读者能不一下子记住这个人，又急于想看到这个人吗？主人公不落俗套的出场，正所谓“先声夺人”。

如此聪灵的才气实在又是江南才子们的优势。

《天下粮仓》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。剧作中关于皇帝与众臣及普通民众对旱灾、对饥荒的态度，展示得如临其境，感人至深，振聋发聩，足见现实主义的魅力和作者现实主义手法运用的老到圆熟。

《天下粮仓》里又以不少的篇幅描写了主人公和三个女子独特的情感历程，手法之浪漫，似是近年影视作品少见，可见作者求新求变不甘庸常的胆识与追求。只是两者结合得是否天然，还不好早下结论，留待观众去品评不是更好？

我近来常说，近几年电视剧发展较快，但若比电影，距离仍然较大。是《雍正王朝》、《大明官词》、《大宅门》、《天下粮仓》的出现，猛然让我觉得赶上来了。

高锋在《天下粮仓》之前是“无名之辈”，竟因了这《天下粮仓》而一跃进入一流。此间苦辣，只有高锋知道了。

得罪了，江南才子们！

2001.6.9 于北京

第一章



公元一千七百三十六年，雍正王朝的最后岁月匆匆逝去，乾隆王朝开始了它的改元之年。

黎明前的黄河。

怒吼的黄河水奔腾湍急，在苍灰色的天穹下闪着冷铁般的波光，涛声如雷。

一条羊皮筏子向着河心用力划去。短桨划入急流，重如铁琶。划桨的是个年轻壮实的黄河汛兵，身上背着一只瘪瘪的羊皮水袋。

羊皮筏子开始在浪尖上颠簸，像一只浮胖似的被汹涌的浪涛忽高忽低地抛掷着。汛兵手中的短桨“喀嚓”一声折断，断桨如飞箭般射出。

顷刻，筏子在河心的漩涡间打起了急转。那汛兵极力稳住身子，解下水袋抛入河。水袋“砰”的一声大响，刹那间被河水灌满。

汛兵竭尽全力把滚圆的水袋拉住，用咬在嘴里的短绳将袋口扎紧。

挂着水袋的皮筏子侧歪起来，发疯似的在浪背上狂跳乱颠。筏子被抛上浪尖，又猛跌下来。那汛兵的身子腾空而起，被重重地掷出筏子，咆哮的河水瞬间便吞没了他。

河岸上，拉着皮筏绳索的一群汛兵咬着长辮，拼命将筏子连同水袋拖向河岸……

黄河大堤。

火红的太阳从黄河上兴起，一河滔滔浊汤染上了薄薄的红色。

六匹骠勇的大马喷着白气伫立在河堤上。

从营帐里走出六名神色肃然的汛兵，每人身上背着两只盛满黄河水的羊皮口袋，每只袋上都挂着一块木牌，牌上按“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”十二地支标着灌水的日期。

汛兵们从地上捧起六只酒坛，默默地把酒倒入波涛汹涌的黄河。空酒坛被他们重重地摔碎，然后上马待发。

六匹马扬蹄长嘶，马首齐齐地向着身后眺望。

不远处的高堤上，被留下的那六匹失去了主人的马凄凉地站在大风中，每匹马的旁边，是一座新垒的衣冠冢。

马群相互悲嘶，一声又一声。

骑在马上汛兵们眼睛里涌出了泪水。

太阳又升高了些。准备出发的汛兵们看见，在那高岗之顶，站着一位手持禅杖的年迈和尚。和尚那袭破旧的袈裟在劲烈的寒风中像铁皮似的哗哗作响。他是明灯法师，一位游历天下的智者。

汛兵们勒住了马。

和尚沉步向汛兵走来。

白色芦花在和尚身后浩浩荡荡。

和尚在汛兵前站停，解下拴在背上的一管竹筒，拔去封住筒口的木塞，哗的一声倒出一卷长轴。

“壮士！”和尚声如沉钟，“请壮士将此轴长卷带入京城，亲手交与刘统勋大人！”

说罢，和尚将长轴装回竹筒，双手高高托起。

一个面如赭石的汛兵接过竹筒，背上了肩，对着和尚双拳一拱：

“敢问师父法号？”

“明灯。”

汛兵又作了一揖：“请明灯法师放心！”

明灯法师眼里闪起泪光：“天下苍生之福，就托付与你了！阿弥陀佛！”

紫色阳光爬上了黄河高岸，芦花如火。

霎时，鞭炮声大作，汛兵们猛地勒转马头，马蹄声声，踩响了冰冻的堤岸，向着京城方向狂奔而去。

明灯法师插杖在地，双手合十，用充满悲悯的目光眺送着远去的汛兵。许久，法师抬起脸，默诵着佛号，目光渐渐转向黄河上空那愈升愈高的日轮……

京城永定门外。黄昏。

高高的宫楼上，残阳孤悬。暗沉沉的宫门前，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六匹马载着十二袋黄河水疲惫不堪地奔驰而来。

守城的护军肃立成两排，高声喊：“黄河水送到！”

汛兵勒住马，马鼻重重地喷着白气。

护军把总奔跑过来，扫视着马队，大声喝问：“往年都是来十二匹马的，今年怎么只来了六匹？”

汛兵神情肃然，没有回答。

护军把总厉喝：“说！为什么只来了六匹马？”

“咣啷！”一声大响，六只拳头大的铜马铃从汛兵手中掷出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护军把总垂脸看了看马铃，失声：“这么说，今年死了六位取水的弟兄？”

汛兵们默默无语，目光如铁。

“进宫！”护军把总翻身上马，从牙缝里迸出一声，猛勒马首，带领马队向午门驰去。

守城护军继续传喊：“黄河水送到！”

养蜂夹道刑部大狱。夜。

一阵橐橐的靴声在狭长的过道间急促地响起。

袍服俨然的人影在潮湿的廊壁上急速地移动着，壁上一盏大油灯，火光不停地颤动。

就在黄河水送到京城的当天晚上，出狱才十天的新任刑部尚书孙嘉淦重返天牢。然而，孙嘉淦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跨进天牢的这一步，仅仅是当天晚上一连串震荡的开始……

守门的狱吏长声传喊：“刑部尚书孙嘉淦孙大人到！”

一脸威色的孙嘉淦手中捧着两卷圣旨，疾步走来。在前面引路的，是两个挑着白灯笼的戈什哈和典狱官冯大品。

听到急促的靴子声，戴着重枷的死囚纷纷从各自的牢房里爬起身，扑向木栅。他们大多是雍正朝的罪臣，几乎已经是白发如霜。

栅栏间，站起了一位瘦骨嶙峋的中年囚犯，此人肩头扛着重枷，深黑的眼窝里闪着灼人的火色，他突然对着栅栏外大喊了一声：“皇上啊！天下之大，难道没有我卢焯的报国之门吗！沉冤不雪，苍天无眼啊！罪臣卢焯，只求一死！”他的一只拳头伸出了栅栏，手指缓缓展开，掌中赫然是一个血写的“求”字！又一只拳头伸了出来，手指颤抖着松开，掌心又赫然是一个血写的“死”字！

卢焯的双掌平举，合成了一对通红的血字：“求死”！

顷刻间，一双手接着一双手从各牢的木栅里无声地伸了出来！每双手的手心中，都写着两个血字：“求死”！

孙嘉淦目不旁视，铁紧着双唇，似乎什么也没看见，在罪臣们一双接一双的血掌旁朝前走去。快到过廊尽头时，他在一间单号牢房前停住了。

冯大品：“孙大人！葛九松就关在这间单号牢里！”

孙嘉淦：“我知道！把门打开！”

冯大品从腰间解下一大串钥匙，找出一把，插入大铜锁，“啪”的一声响，锁开了。

牢门哗哗啦啦地打开。

孙嘉淦站在牢门口沉声宣道：“葛九松接旨！”

牢里没有一丁点儿声音，一个戴枷的身影静静地靠在窗前的墙上。

“葛九松接旨！”孙嘉淦提声，又宣了一遍。

身影仍然没有动。

孙嘉淦问典狱官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冯大品回道：“准是睡着了！傍晚的时候，我还见他吃了一碗莜面两只白馍。”

孙嘉淦心一沉，走进牢门。借着火光看去，孙嘉淦暗吃一惊：窗户旁，戴着刑枷的葛九松贴墙半跪着，一条苍色大辫子绕勒在脖子间，辫子的一头系在窗户的铁栅上，脑袋靠着墙杵拉着，嘴角边挂着一缕紫血。显然，葛九松用自己的辫子自尽了！

孙嘉淦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，快步走到葛九松身边，伸出手，摸了摸葛九松的鼻孔，转身问典狱官：“我不是让人来交待过，好生伺候葛大人吗？”

冯大品这时已惊得口舌木讷：“下官……没、没敢亏待他呀！……傍晚的时候，他还吃……吃……”

“吃了一碗莜面两只白馍！”孙嘉淦狠狠地打断了冯大品，“你知道死的是谁吗？”

冯大品噤嘴：“死……死的不就是刑部郎中葛九松吗？……他可是三年前就在这牢里候斩了！”

“你知道个屁！”孙嘉淦怒声，“让葛大人跪下！”

“葛、葛……葛大人已经死了！”

“死了也得跪下！”孙嘉淦重喝一声，“让葛大人接旨！”

冯大品脸色惊变：“人都死了，哪还能接得了圣旨？”

“放肆！”孙嘉淦厉声道，“新皇上的宽仁启贤之心，得让葛大人知道！”

冯大品诺了一声，急忙走近窗户，抬起脚，往葛九松僵硬的双膝上重重地蹬了两脚，抵着腿窝用力往下一压，葛九松的尸体跪了下来。

孙嘉淦见葛九松跪倒，颤着手打开圣旨，对着尸体威严地宣道：“葛九松接旨！今著葛九松免去死罪，加刑部侍郎衔。以往诸罪不实，核准勾销。卿当自勉，为朕实心办理刑务。钦此！”

尸身无言，苍辫如绳。

冯大品机敏，双膝扑通一声跪下，磕了三个头，伏地道：“典狱官冯大品代罪臣葛九松接旨谢恩！”

孙嘉淦闭上了眼睛，两行眼泪爬出眼眶。好一会儿，他睁开泪眼，走到尸体跟前，哽咽道：“葛大人啊葛大人，一条辫子断送了你的二品前程！也断送了大清国一位雄心万丈、品行高洁的能臣！葛大人……我孙嘉淦在十天前出狱之时，不是对你说过，定将在新帝面前洗刷你的冤屈、陈述你办理刑务的雄才大略吗？可你……怎么就等不及了呢？”

孙嘉淦仰天长叹，泪珠滚滚。许久，他才平静下来，将葛九松的尸身缓缓放倒，把圣旨轻轻地覆盖在死者的脸上。

他突然身子霍地一震，猛然回首——

牢门外的狭长过道里，那一双双写有“求死”的血掌赫然在目！他这才想起，自己手中还有一卷未宣的圣旨！

清冷的京城街面。夜。

一匹剪鬃的红色小川马拉着一辆布帋轿车，晃着羊角戳灯，沿着石板路面奔驰而来。

马猛地受惊，扬蹄惊起。马车颠了一下，车夫紧急勒住马。

“谁找死啊！”车夫对着路面骂。

一块垂在车窗上的粗呢帘子打起，探出一张硕大如盆的黑脸，问道：“老木，骂谁呢？”

车夫老木回头道：“回刘大人话，有个疯子在路心盘腿打坐哩！”

“是吗？”黑脸笑起来，“盘腿打坐的可不会是疯子，是佛。我看看去，是从哪方仙界下来的。”

车门推开，从车内下来个短腿矮身的四十来岁年纪的男人，身着厚重的灰布棉袍，脚登一双补着皮脸的千层底黑布鞋，袖子拢着，嘴里像马似的不停地哈着白气儿。

他是内阁学士刘统勋。

刘统勋绕到马车前，往街心看去，笑了。

街心果真坐着个人，穿一身褴褛的袍子，裸着头，肩头披耷着一根细长的白辫，小小的脑袋像颗烂果子核儿。

刘统勋认出了这人，笑道：“这不是大染房胡同口卖零炭的老宋头吗？怎么，坐这儿喝风啊？”

老木也凑近身来，说道：“喂，卖零炭的，问你哪！”

那老宋头像是什么也没听见，盘腿坐着，怀里紧紧抱着一杆长秤。

刘统勋往冻僵的手上哈着气，走到老头身边，弯下腰道：“我说老宋头，您抱着根大秤杆，是卖完了炭，走累了，想在这儿歇口气儿？可这儿坐的不是地方呀。”

老宋头坐得一动不动，鼻孔一张一合。

刘统勋：“看您这脸色，发青，要不就是让人给欺侮了，气成这样了？这么办吧，赶明儿，我让老木上你的棚子去，买你一担白炭，炭钱一个不欠，行不？求您老人家给让个路？”

老头紧闭着的眼皮突然跳了下，睁开了，两道浑浊的白光亮了亮，声音含混得听不太清：“借……借块打……打火……石儿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刘统勋没听清，往老头脸前俯了俯。

老头重复着咕哝了一遍。

刘统勋直起腰问老木：“你耳朵好，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吗？”

老木：“老头儿像是说，要借块打火石使使。”

刘统勋：“我琢磨着也是这意思。行，送两块打火石给他，这大冷天的，一个卖炭的，想烤个火，没处找打火石，那多生自个儿的气。”

老木从怀里掏出两块打火石，往老宋头面前一放，问：“这下能让道了吗？”

老宋头没有看那打火石，突然把怀里的秤杆往刘统勋面前一递，沙着嗓子大声吐出了一个字：“收！”

刘统勋笑了，摇着头：“我可不是用打火石换你的秤。你把秤留着，好自个儿用，听清了吗？……对了，我这会儿也是去大染房胡同，要不，您也上车，我送您回家？”

“有眼无珠之辈！”老头见刘统勋不要他的秤，便将秤杆往地上一扔，重声道：“绕开！”

刘统勋苦笑着摇摇头，对车夫说：“老木，别指望他让道了，牵

着马，往路边绕吧。”

老木牵马，将车小心地绕开了老头。

“行了，老爷上车吧。”老木道。

刘统勋拉开车门，忽然想起什么，从车上取过一条麻毯，走到老宋头身边，将毯子往老头身上一披，重又朝马车走去。跨进车门时，他的腿又缩了回来，转脸朝那路面看去。

扔在地上的那杆秤，竟是一杆折断的残秤！

刘统勋的眉头隐隐跳了一下。

他朝那残秤看了好一会儿，这才上了车。

车后的路面上，那杆残秤静静地卧着……

朝阳门外太平仓。

马蹄声骤响，一群骑马的佩刀健卒举着火把，簇拥着一顶绿呢大轿，像一阵旋风似的向着朝阳门外的太平仓刮了过来。

健卒在仓场大门楼前勒住马，对着门里高声报唱：“仓场侍郎米汝成米大人到！”

轿子停下，轿帘猛地打起，一双破旧的靴子从轿里探了出来。

穿着二品朝服的米汝成不慌不忙地下了轿，站稳，举目四处扫视。

大门口前除了几个值门的仓兵，不见有司官出迎。

米汝成的眉头隐隐皱起。

他沉步向大门走去。

米汝成年已六旬，脑后挂着一条细长僵硬的灰辫，脸面精瘦，眉宇间却透着一股诡谲老迈之气，几步路更是走得心沉气定。

门内奔出一个守门章京，锐声唱报：“仓场监督王连升王大人到！”

话音刚落，仓场监督王连升已经疾步从大门内奔了出来，在米汝成面前“啪啪”打了两下马蹄袖，半跪禀道：“启禀米大人！仓场总督苗大人此时就在太平仓内！米大人若要进仓，待下官前去禀报一声！”

米汝成心里微微一惊，显然，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就在仓

内。然而，他毕竟久惯突变，脸上丝毫不露异色，操着一口浓重的江南口音道：“是吗？苗大人也在此？”

王连升：“苗大人来了已有两个时辰！”

米汝成四顾周围，道：“怎么没见到苗大人的轿子？”

“苗大人是独骑而来！”

米汝成转脸望去，果然见到大门旁的树上拴着一匹枣红大马。

王连升抬起尖尖的脸，狡黠地笑道：“大门开着，米大人进是不进？”

米汝成听出话里有话，眉头一挑：“进又如何，不进又如何？”

王连升脑袋一垂，口气铁硬：“苗大人有谕，进者立斩！”

米汝成一怔：“进者立斩？什么意思？”

王连升：“苗大人正在仓内密查皇粮搀假之案，不许任何人进仓干扰！”

米汝成突然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好！有苗大人亲自捉拿仓场蛀虫，大清国的粮仓自可得保平安了！”他猛地转过身，朝轿子走去，对左右道：“去万安仓！”

“米大人且慢！”王连升急忙道，“苗大人刚去过万安仓！”

米汝成心里又是一怔，慢慢回过身，目光逼视着王连升：“皇粮搀假之弊，太平、万安二仓为最盛！想必苗大人在万安仓已有截获？”

王连升垂下脸：“下官不知详情！”

米汝成略一思忖，道：“那好吧！既然苗大人已经在查仓了，我米某也就放得下心了！王连升，去向苗大人禀报一声，就说米汝成暂且告退了！”

说罢，他钻进轿子，沉声喝道：“起轿！”

刑部大狱过道间。

“哗”的一声，圣旨孙嘉淦手中展开，他对着那一双伸出木栅的血字大手重声道：“卢焯接旨！”

牢里的卢焯一怔，伸展的双掌狂颤起来。

“卢焯接旨！”孙嘉淦又大喊了一声。

卢焯如梦初醒，收回双手，重重地跪了下去。

孙嘉淦宣旨的声音也因激动在微颤着：“原浙江巡抚卢焯之海塘失修一案不实，今著免罪，恢复原职，克日赴任！卿当自勉，为朕切实办理浙江公务！钦此！”

卢焯泪流满面，以枷叩地，大声泣喊：“卢焯接旨谢恩！”

孙嘉淦的目光从卢焯身上收回，扫视着这满廊间伸出的一双双血手，对典狱官冯大品道：“取水来！”

冯大品挥手，两个狱卒提来了一桶清水。

孙嘉淦默默地摘下顶戴，脱下官袍，露出一身雪白的内衣，沉声道：“泼！”

冯大品一怔：“孙大人……您这是……”

“泼！”孙嘉淦提声厉喝。

冯大品迟疑了一下，对着狱卒做了个手势。狱卒拎起水桶，对着孙嘉淦的身上浇了下去。

孙嘉淦的内衣顿时湿透，眼里涌出了泪光。他猛地抓住从栅栏里伸出的一只血掌，往自己的身上重重摁去。

白衫上拓出一个通红的血字“求”。

他又抓过另一只血掌重重一摁。

白衫上又拓出一个通红的血字“死”。

牢狱里的罪臣们看得震惊了。

孙嘉淦的脸在火光里闪着紫铜的光泽，他扫视着那一双双伸出栅栏外的血手，动情地说：“十天前，我孙嘉淦在出狱之时，在自己的手掌上，也写过‘求死’这两个血字。我咬破手指写下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念头：以死报国！以死忠君！以死洗冤！可是，我孙嘉淦没有死成，是当今天子救了我！天子改元之始，政尚宽大，群臣心服，万民身受！今晚，我借得诸位手中的这两个血字，叩呈天子，代各位以‘求死’之望变‘求生’之愿！此举若有错，我孙嘉淦甘愿再荷重枷，归返天牢，无憾无悔！”

话音甫落，牢狱里的罪臣们已是泪流满面，纷纷跪了下去，以枷触地，叩首泣喊：“罪臣若有生还报国之望，粉身碎骨定当不辞！”

孙嘉淦大声道：“各位都站好了！在我的衣衫上拓下血字！”

一只只血手伸出栅栏！

一个个血字拓上白衫！

孙嘉淦在栅前移走着，白衫渐红。

矮胖的冯大品在一旁也早已泪水满面，突然他咬破手指高高举起，对孙嘉淦喊道：“孙大人！下官冯大品也要留下两字！”

孙嘉淦：“你非受冤罪臣，为何也要留字？”

冯大品：“我这两个血字，是替死去的葛大人留的！”

孙嘉淦动容，抱拳拱手：“本官替葛大人谢你了！葛大人虽死犹生，你就写上求生二字吧！”

衫上皆是血字，已无处可再添字迹。

冯大品不知该如何下手。

孙嘉淦道：“就写在我的额头之上！”

说罢，他单腿跪了下来。

冯大品咬紧牙关，在孙大人高隆的额间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两个通红血字：求生！

胡同深处的米府大门外。

一只鸽子飞过宫宇，飞过街市，飞进了这条狭长的胡同。

一顶绿呢大轿在漆皮斑驳的米府门口停下，从轿里钻出脸色难看的米汝成。大门訇然打开，管家庞旺疾步迎出门来。

“老爷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庞旺挑高灯笼照着路。

米汝成匆匆进门，边走边对庞旺道：“庞旺，你把柳含月叫来，我有话问她！”

庞旺：“我立马就去叫她！对了，是让柳含月去老爷的卧房，还是书房？”

米汝成眉一皱：“当然是书房！半夜三更的，你见过我让婢女进卧房吗？混账！”

庞旺弓弓腰，露出笑容：“庞旺说错嘴了！——对了，老爷的灰哥儿已从江南老家飞回来了，捎来了少爷的信。这会儿，柳含月在给灰哥儿饮水喂食哩。”

“是吗？”米汝成脸上浮起喜色，“你怎么不早说！——领我见灰哥儿去！”